沦为老鸨的刘春花曾有过许多善举

2

报告文学

孙晶岩 著
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两年来，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。在调查中，作者发现，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，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，一是为“钱”，一是为“情”。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，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，另一方面，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。

[上期回顾]

当作者和形形色色的女囚谈话时，不是用法官和检察官的眼光来观察她们，而是用女人的眼光和作家的眼光来透视她们。她听到了她们内心深处悲愤的哭声，看到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她们的扼杀和摧残。

1999年6月2日，北京警方捣毁了位于亚运村北辰花园7号别墅的卖淫窝点，当场抓获了6名嫖客10余名妓女以及妈咪汪芳菁。

1999年6月9日，这个卖淫窝点的老鸨刘春花在吉林省白山市落网。一年之后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刘春花一案进行公开宣判，以组织卖淫罪判处刘春花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以组织卖淫罪判处汪芳菁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范刚、蓝子祥、彭冰等人8年至9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

在高高的大墙之内，我见到了刘春花。

刘春花的父亲刘占鳌是吉林省白山市某工厂的供销科长，他在与妻子阎立秋结婚后，生了三个儿女。采购员的工作经常东奔西走，刘占鳌邂逅了一位叫做古晓玲的女人，古晓玲很快就被刘占鳌的一表人材所吸引，不顾一切地投入了他的怀抱。几番偷情之后，古晓玲怀孕了。1971年6月11日，古晓玲生下了女儿。这丫头长得眉清目秀，仿佛跟刘占鳌是一个模子出来的，她的心掠过了一丝喜悦，给女儿起名为春花。

刘占鳌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徘徊，春花长到4岁的时候，古晓玲再次怀孕了。一年之后，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取名为春霞。过去，古晓玲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口粮节省给女儿吃，可如今又添了一张嘴，她一人的粮票养活三口人实在是太艰难了。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她逐渐变得憔悴，刘占鳌光顾她的寒舍的日子逐渐变少了。古晓玲很快就发现刘占鳌在她之外又有了新欢。她斩钉截铁地对情人说：“占鳌，自从我跟你好了以来，咱们这里的人老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，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也受够了。你现在也有了新的相好，咱俩干脆就断了吧。这两个孩子都是你的骨肉，我一个人养活不了。这样吧，咱俩一人养活一个，带走哪个由你挑。”

刘占鳌沉默片刻，抚摸着大女儿的头发说：“那我就把春花带走吧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有一口饭吃，就决不让孩子饿肚子！”刘占鳌把私生女带回了家，小春花望着陌生的继母和4个兄弟姐妹，吓得半晌没有说话。阎立秋是一位善良的女性，她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疼爱刘春花。虽然她和古晓玲是情敌，但是她觉得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与孩子无关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几年工夫，小春花从一个丑小鸭变成了一只白天鹅，出落得如花似玉。1988年，她高中毕业参加高考，居然在白山市的考生中考了个第四名。她本来打算报考服装设计专业，可继母对她说：“春花，你就考电力学院吧，电力这一行旱涝保收，出来分配到电厂，多神气！”为了让继母高兴，她义无返顾地报考了长春电力大学。班里41个同学中，男生占了34个，女生只有7个。刘春花在这7个女生中又成了佼佼者。

刘春花在班里交了一个男朋友槐子，槐子的家在吉林洮南县农村，人很厚道，对她很体贴，符合她选对象的标准。洮南是吉林省西北部的一个小县，为了能够跟心爱的男朋友分配到一起，毕业时，刘春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回家乡的名额，自愿来到洮南县发电厂。刘春花在电厂甩开膀子干了半年后，她同父异母的大哥得了尿毒症，住进了医院。大哥住进了长春市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，尿毒症要经常透析，透析一次就需要780元钱。而当时刘春花在电厂一个月只有260元的工资，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。刘春花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自己一定有能力帮助大哥。

她含着眼泪告别了恋人，怀揣着厂里借给她的1000元钱来到了长春。一到这里，她就直奔医院。之后，她到服装市场当打工妹，帮个体老板卖服装。在卖服装的过程中，她结识了一位广州老板。老板很赏识她，觉得她1.75米的身材卖服装有点大材小用了。他不但给了她丰厚的报酬，还介绍她到长春东方女神模特队去应聘。她拼命赚钱，可一个月也就赚两千元。当模特多是在晚上工作，有时晚上走完台老板就让她去陪客人聊天。模特的交际面很广，她除了认识一些老板，还认识了一些政府官员。慢慢地，她和一位区长产生了感情，竟然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。可区长是有妇之夫，纸里包不住火，他们的恋情败露了。区长的妻子找到了她，哭着哀求她不要再纠缠自己的丈夫。刘春花被区长夫人的眼泪打动了，她下定决心斩断情丝。

1996年6月，她放弃了在长春东方女神模特队的工作，只身到北京闯天下。在熟人的介绍下，她找到一家模特队应聘。她把赚的钱拿出很大一部分寄给大哥，大哥做了两次肾移植手术，加上肾脏血液透析花了50万元钱。

到了北京后，她认识了在北京某法院当法警的张军，张军家庭条件优越，又是独生子，还住在部队大院。几番交往，她居然和张军谈上了恋爱。1996年12月8日，她和张军闪电般地结了婚。后来，她结识了一位姓于的老板，他在首都机场附近开了一家娱乐城。于老板对她说：“我聘请你当桑拿部的领班，报酬从优，你同意吗？”她相信了于老板的话，跟对方签了约。到了那家娱乐城，她发现小姐们上班时间大摇大摆地去拿避孕套，才明白这里桑拿按摩是假，卖淫嫖娼是真。她向于老板提出不想干了，于老板说：“行啊，咱俩有合同，你不想干了赔偿我20万就行！”

她赚的钱都寄给大哥治病了，哪里有20万元啊？只好硬着头皮给于老板卖命。一天，于老板又对她说：“你知道酒仙桥的无名女尸是怎么回事吗？”她吓得浑身发抖，回家问丈夫该怎么办。丈夫说：“这帮人黑着呢，你干脆回东北躲一躲吧！”1998年底，她回到了家乡吉林省白山市，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

1999年春节的一天，她的手机响了。拿起手机，里面传来于老板的声音：“刘春花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你现在面前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接着来给我干活，一条是赔偿我20万。现在北京用别墅搞娱乐城生意特火，这样吧，你回来给我干3个月，从今年3月份干到6月份就行了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无论你躲到长春还是白山，我都能找到你。我要想整你从红道黑道上都能整你！”

听了这话她非常害怕。1999年3月初，她回到了北京。她在亚运村周围的几栋别墅间左筛右选，终于相中了北辰花园7号别墅。接着，她通过老乡认识了汪芳菁。她们兵分两路，刘春花在报纸上打了广告，冠冕堂皇地说要开办模特培训班。汪芳菁则竭尽全力搜罗妓女。几天工夫，她和汪芳菁就找来十多个四川和东北的小姐。为了更好地招徕嫖客，刘春花煞费苦心地找来了两个外国小姐，这两个洋妞儿的加盟使7号别墅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，也吊起了很多男人的胃口。

此时的刘春花已经人格分裂，她有时候像个鬼，拼命地榨干卖淫女身上的血，小姐发高烧生病她还逼迫她们卖淫。为了赚钱她不择手段，甚至连卖淫女上班洗澡她都要扣掉人家500元钱。可有时候又像个人，她曾经给山东赵县希望小学的两个孩子寄过学费，每人每年寄100元，一直寄了4年。黑龙江省发大水时，她动员小姐给灾区捐款，她拿出200元，10个小姐每人出100元，她把1200元拿到邮局寄给了灾区。为了求得灵魂的安宁，她开始信仰佛教。她请来了一尊滴水观音，请方丈给开了光，经常烧香拜佛。她像人的时候很少，像鬼的时候很多。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刘春花从妓女们身上赚了30多万元。人肉生意毕竟是在刀尖上行走，她虽然腰缠万贯，心里却一刻也不得安宁。

她被捕时离28岁生日还差两天。

她是个倔犟的人，在铁窗之下仍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。她说：“我总有一天会站起来。我打算在监狱里学会4门外语，报考MBA硕士生。还打算写一本书，把自己这一辈子的经历写出来，让天下的女人再也不要走我的路。如果我的书能出版，我一定送给您一本。”

乔莉的手被一个男人悄悄握住

6

职场风云

崔曼莉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赛思中国的前台乔莉借助总裁秘书这块跳板成功转型为销售后，她一面承受着没有经验的销售压力，一面倍受办公室政治的困扰。正苦恼间，一个价值7亿的大单与她不期而遇。在这场没有流血却你死我活的拼杀中，她是一颗悲壮的棋子，她既可能一战成名，也可能沦为炮灰。

[上期回顾]

新市场部大总管来了，名叫施蒂夫，香港人。他对晶通的看法和陆帆有所不同。为了防止他成为阻力，陆帆授意乔莉发了电邮给总部，暗示拿下晶通很有把握。发邮件的事情被暗恋乔莉的刘明达知道了，他力劝乔莉另谋他职，被乔莉冷言拒绝。与此同时，陆帆的好友狄云海抵达公司，他是新的销售。

傍晚时候，一封晶通三亚行会务计划书传到了乔莉的电脑里，会务安排得很丰富，一看就知道很有经验。她觉得有点累，干脆收拾东西下了班，晚上早点吃饭休息一下，然后再仔细地看一看。

她回到家，吃罢饭，坐在沙发上将第二天要用的东西整理一遍，顺手整理了一下皮包。随后，她打开电脑，刚刚登录MSN，树袋大熊就跳了出来，一个热烈的笑脸呈现在屏幕上，乔莉无奈地笑了一声，问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早？”

树袋大熊又发了三个笑脸。乔莉发了一个无奈的面孔，树袋大熊问：“怎么了？”乔莉不知道该怎么说，随便和他聊了几句，树袋大熊问：“你有心事吗？”“工作上的事，”乔莉说，“没什么。”“需要我帮助吗？”树袋大熊问。“不用了，”乔莉说，“我需要自己好好想想。”“哦，那不打扰你了，”树袋大熊说，“我会一直在线，你需要我的时候就找我。”乔莉见他言辞温暖，微微一笑，突然打字说：“你讲个笑话给我听吧。”树袋大熊立即发了一个大吃一惊的脸，再发了一个尴尬的红脸，过了半天，电脑上跳出一行字：“这样吧，你想问题，我想笑话，看谁先想出来。”

乔莉哈哈乐了，她站起来，启动了大脑神经，生活本来就琐碎，既然绕不过去，苦恼也是徒然，她灵机一动，突然有了好主意。她心情大好，问树袋大熊：“你想出笑话了吗？”“没有，”树袋大熊说，“你想出办法了吗？”“想出了，”乔莉说，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”“呵呵，好厉害，”树袋大熊说，“那大熊来了怎么办？”“哈哈，”乔莉说，“那只有喂蜂蜜啦。”两个人聊了一会儿，见乔莉不肯将工作中的麻烦言明，树袋大熊也没有追问。两个人自一年前在网上相识以来，一直是这种状态，乔莉不愿说的他从不打听，乔莉心情不好时，只要他有空，就会想出点小办法哄她高兴。树袋大熊在大洋彼岸，两个人虽素未谋面，甚至不曾互相听过声音，却觉得很有默契，就像多年的朋友一般。

当施蒂夫批下晶通的会议项目之后，陆帆就没有闲着，他联系了代理商张亚平，让他陪着于志德一起去三亚。其间于志德来过一次北京，他又和欧阳贵一同去拜访。大约李才厚在石家庄做了什么工作，于志德对欧阳贵非常客气，欧阳贵对他说了会议的事情，他立即答应了，只是让他们给厂里发个邀请，这样他们去的话也有名目。陆帆觉得事情很顺利，在这个顺利中，他觉得王贵林的安排似乎非常巧妙，他怎么算准了于志德一定会去呢？

最终，于志德、方卫军、张亚平，还有晶通的几个技术骨干去了三亚。三亚之行中，陆帆看乔莉的眼神不知不觉温柔了许多，他甚至想，这女孩如果不是自己的同事该多好。然而，乔莉似乎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。陆帆觉得若有所失，甚至有点不高兴，这些年他都是被女人追得到处跑，但是没有一个女人能比得过戚萌萌的疯狂，他终于落入了婚姻，可是从那以后，他的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。戚萌萌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不上班的女人，每天在家晒太阳喝咖啡，再不然就出去美容、泡吧、购物，当然了，家里的活儿都有保姆做。房子要大，至少要200平方米以上的，郊外还要有别墅。车子要大，而且要最新款的，至少也得是跑车，跑车她开，陆帆可以开一辆商务型的。买衣服只能去香港，甚至去日本和巴黎，北京和上海都太土了……可是靠着陆帆的收入，她无法实现她的理想，她还要继续工作，于是她就找了一个能实现这个理想的男人，但是，她还是觉得陆帆好，不为什么，她就是觉得他好。若论陆帆那几年挣的钱，就一个寻常女人而言，不是不够，而是太够，可是对戚萌萌，她的常用语就是：“我只有这么点要求，你都达不到！”陆帆一方面为之痛恨，一方面却又觉得，戚萌萌的确刺激了一个男人的尊严，也许它不是良性的，可它十分够劲儿。

晶通的三亚之行，陆帆、于志德、张亚平三人的船上“会议”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交代，此后的两天仍是游玩，但是明显地，晶通与赛思的关系不知不觉间亲近了许多。第四天早上，一行人坐上了回北京的飞机，中午到了北京之后，陆帆与乔莉亲自把他们送上汽车，目睹着除了方卫军之外的一行人踏上了返回石家庄的道路，方卫军笑了笑问：“你们回哪儿？”

“今天不回公司了，”陆帆说，“方总工住哪儿？我们送你？”“我住在东五环，”方卫军说，“陆总呢？”“我在西三环，”陆帆说，“安妮在东三环，这样，你送方总工回去，然后再折回家。”乔莉点点头，和方卫军打了同一辆车，陆帆自己上了另一辆车。乔莉与方卫军坐在出租车后排，两个人又聊起了晶通的技术改造，乔莉笑道：“方总工，以后晶通方面，您还要多多关照哦。”“一定一定，”方卫军突然伸出手，拉住乔莉的手，“小乔的事情我一定关照。”乔莉愣住了，一种恶心和一种极度的愤怒与不屑在她心里熊熊燃烧。她一动不动，冷冷地看着方卫军又软又厚的手将自己的手包裹在内。乔莉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方总工，王厂长和于厂长让我回去写个报告，汇报一下晶通之行，您看技术方面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”

“没有没有。”见乔莉没有反抗，方卫军异常陶醉，将乔莉的手仍然紧紧攥住。乔莉笑了笑说：“上次我去晶通，去了王厂长家，也去了您家里，两边都做了一下拜访。”方卫军浑身一颤，手猛地松开了，他盯住乔莉，一张模糊的脸看不出表情：“你，去我家了？”“是啊，”乔莉看了他一眼，心想我抬出王贵林你不会在乎，抬出去你家你就完蛋了。她笑了笑，“我们赛思对客户就是这样，不仅要拜访本人，还要拜访家属，于厂长的女儿我也拜访过，她还在北京上学呢。”方卫军低着头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直到他下车，乔莉跟他说再见，他连一个字也没有回答，就这样走了。乔莉咬咬牙，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回东三环。”司机调头向东三环走去，乔莉觉得胸口像被大石头压住了，方卫军的举动让她反感不说，但是她更担心方卫军下车前的态度，如果因此晶通的业务不保，自己就凶多吉少了。乔莉看着自己的手，其实给他摸了一下又怎么样呢？不！她打断了自己的念头，有一就有二，自己绝不能成为这些利益的玩物。她冷眼看着窗外的车流，谁也别想把她攥在手里，相反，方卫军如此惧怕家庭，一定有他的原因，只要他有弱点，她就不怕他不就范。

乔莉打开窗，把刚才的不悦抛在脑后，他们以为她一定要求着他们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有被人求的地方就有求人之处。想到这儿她冷冷一笑，看来下次去晶通的时候，要打听一下方卫军的家庭情况了。与此同时，陆帆打开了家门，家里空空如也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害怕戚萌萌会有什么突然袭击。以前就是这样，每当他出差回来，家里总会有意外的惊喜。有时候不仅是意外，甚至是惊吓，比如有一次她脱得一丝不挂，把自己画成一具骷髅，从洗手间的门背后蹦了出来，当时差点没把陆帆吓死！但是这一次，陆帆找遍了客厅、卧室、客卧、次客卧、书房、厨房、洗手间……到处空空如也，最后，他在床边找到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：我回家了。落款是：戚萌萌。

陆帆坐了下来，从抽屉里抽出一支雪茄，慢慢地点上，空空荡荡的空中，只有一个微红的烟头渐明渐亮，屋外，已经是夜晚了。